

三 獎

作品：彩虹橋
得獎者：李永松

李永松，一九七二年生，台灣師大國文教學研究所，任教於桃園縣大興高中。喜歡教育、自然有機耕作、更喜歡貼近族人的文字創作，作品發表於《山海文化》雜誌、台灣文學館、《立報》、《文學台灣》雜誌社、《印刻》文學生活誌等，曾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、高雄市文化局文學創作類獎助計畫。

得獎感言：

給癌症剛過世的yaya（母親）。

Lokah su gai! 妳在那邊好嗎。

我得獎了，是林榮三文學獎，一直是妳不願意看的媒體，我常說他們眼光很獨到，就像妳美麗的泰雅族容顏。

Aya maki su ino, wa mita laki su ga。（妳現在哪裡？回來看看妳的孩子吧。）

ps：我放了一份得獎當天的報紙在妳的墓前，時光旅行回來，記得要看喔。



彩虹橋

風輕輕柔柔吹過，一片綠油油的樹海隨風起伏，我看見了。

Lalu mu ga yawe · gasi（我叫雅衛·嘎係），泰雅族人三十五歲，住在復興鄉羅馬公路旁邊的kelei部落，門前的山谷底下是每個男人的拉鍊（石門水庫），遠遠望上一條蜿蜒的綠色水帶，環繞在雪山山脈之間，一個美麗的山地小部落。

不說，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家對面那座山，可是赫赫有名、大有來頭，枕頭山標高六百公尺山巒疊翠，日治時代大嵙崁事件（一九一〇年）的古戰場，也許對大家來說只是一件不痛不癢的小故事，可是對我的祖先來說，那可是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戰役，血流成河屍骸遍野，老人家說它是一個祕密。

這個不為人知的真相一直被隱藏了很久，後來長大看原住民電視台才慢慢地知道，這個祕密的關鍵就在五年計畫那個大鬍子馬身上，就是那個喜歡理番人頭髮的佐久間·馬太。

部落老人家記憶的畫面，跟我在電視上看的有很大的出入，我喝了一杯米酒認真聽老人家這樣提起。

「當年日本人為了要把那座山攻下來，泰雅族人的yutas（祖先）身上綁著炸彈，跳到那個坦克

車上面，很壯烈的犧牲生命ㄟ」

「哇！talaga!」（那麼厲害）

可是，老人家講的這個劇情，我好像有一種熟悉的感覺，後來，我終於想起來，原來那個是以前六〇年代在國小操場放的愛國電影，《八百壯士》裡面葛小寶從四行倉庫跳下來的畫面。

還好這些老人家沒有說成《笕橋英烈傳》，不然我在想高志航的飛機一起飛，還沒擊落日本人的軍機，就先撞到那結山，翻過夫婦山，殘骸掉在拉拉山的水蜜桃園裡面。

有時候，我很想跟老人家們說，枕頭山上沒有祖先綁炸彈跳坦克車，壯烈殺身成仁的表現，更沒有女童軍楊惠敏游過大漢溪上游，送國旗給抗日的泰雅族祖先，因為在那個時間點，委員長還在日本軍校求學，還跟他同學搶著術科的沙盤推演，操演科目：皇軍對台灣島生番作戰的戰術戰略應用。

這些老人家真是一喝酒就很會吹牛，是不是年輕的時候苦工做太多，人家的祖先是忠烈祠的先烈，泰雅族的祖先是什麼烈，是破裂（記憶破裂），真是被洗腦洗得太嚴重，連自己的歷史都加一點有的沒有的。

白雲淡淡飄過我的頭頂，我看到了。

我有三個可愛的孩子，夏天我最喜歡帶著他們騎著機車在山路上兜風，我都騎著goc.c的小綿羊穿梭在假日的重型車隊裡面，我的小女兒都會抓著我的頭髮大喊。

「yaba（爸）衝啊！he lau ga（快一點）。」



我吞了一下口水，為了不讓他們失望，硬是把90c.c.的油門當做900c.c.的YAMAHA來騎，還好山路我熟，小女兒的天真，真是令我捏了一把冷汗。

大女兒讀國小一年級，喜歡跟我要錢買零食吃，一排上門牙已經出現黑黑的蛀牙，我都叫她蛀牙王，不過她笑起來笑容真是甜美。

夏天。

我背著我的孩子到冰涼的溪水旁邊游泳跳水，我喜歡看她們浸在水裡的樣子，大大的眼睛充滿了水珠，我太太常常罵我說，沒有一個yada（父親）跟我一樣，每天不工作帶孩子快樂地玩在一起。

我赤裸著上身，躺在大石頭上看著藍色的天空，這麼舒服的天氣，令人心曠神怡。

腦海一直想著太太的話，其實我希望有一份很好穩定的工作，最好是能穿西裝在公司上班，很可惜我只有國中畢業，很羨慕那個農校畢業的肥豬警員，有時候我們在一起喝酒，我都跟他敬酒故意巴結他，可是他太自傲了，有時候我感覺他有一點瞧不起我，讓我開始有一點討厭他。

當年不是家裡太窮，這個肥豬仔都能考上警校，我就不相信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拿第一名的我會考不上，如果讓我考上警校當了警察，回部落第一件事，就在我的左胸上掛一個星星的警長警徽，把三角巾綁在脖子，腰上斜掛一隻史密斯的大手槍，戴上牛仔帽，穿皮靴騎著野狼在部落巡邏，看見女孩子我就會停下來跟她們打招呼。

「嘿—girl. Look at my big gun!」

[talagai hobar batu su ke!] (哇！你的槍那麼地大)

我雙腳微微張開身體歪一邊，左手微微壓低帽沿，快速拿起左輪轉了兩下扣下扳機，很帥氣把那個肥豬仔的酒杯射破，把槍耍了兩圈插進槍套，給女孩們一個克林·伊斯威特的笑容，然後跨上野狼揚長而去。

我想，肯定留下一群年輕泰雅族女孩愛慕的眼神。

雨簌簌落在我家門前的地上，我看見了。

我最拿手的專長是割草，用我一雙歷經風霜的手，很輕巧地控制油門，讓牛筋繩發揮最大的旋轉力，無論是多難割的地形我都能把草割得很整齊，標準的耳下三公分，打到連根都爬起來跪在地上，甘敗下風。

我家裡有一部割草機，這是我所有家當裡面最寶貝的東西，我花很多時間來保養照顧它，簡直是把它當做是我的第二個老婆看待，還幫它蓋了一個專屬的VIP工寮，裡面放著各種刀片，各種工具。

我的太太有時候看我對著它講話，還會吃它的飛醋，教我乾脆跟它一起睡覺好了，我都很想跟我太太說，其實我已經跟它睡了好幾次，每次出去工作中午休息的時候，我都靠著它睡覺，聞著刀片上草的味道讓我很有安全感。

我很少用別人的機器，因為我不太信任它們，在很久很久以前。



我的一個mama（叔叔）behvi，有一次受雇去砍林務局道班的草，結果刀片砍到硬木頭，一下子刀片就像血滴子摘掉了他的右小腿，害他從醫院醒來伸懶腰的時候，看見棉被裡的腳怎麼少了一截，當場給他哭得死去活來，有一陣子他竟然異想天開要醫生砍掉另外一隻讓他們一樣長，這樣他就不用一直用跳的。

醫生當然不肯，我看見那個醫生的表情有一些冷漠，當然是不屑這個山地人的要求，如果當時我們幾個在場的年輕人圍住他，亮出我們招牌的抗日表情，冷冷地對著他說：「just do it! a gan gagai na gai」（做！拿掉他的腳，不然……）

我想醫生可能二話不說，在病房打開鏈鋸就把他的腳給砍了，可惜我們這一代的layal（泰雅族）已經進化沒有以前那麼凶悍了，我們很有禮貌地在醫生面前低著頭說：「mhai su sinsi」（醫生謝謝您）。

這個mama出院之後，整個人就一百九十度轉彎了，以前他是很勤勞的一個人，上教會勤事工，大家公認標準的羊群寶寶，自從受傷之後，統統往酒那邊去，最誇張的是，他竟然用半截腳靠在電線桿旁邊公然尿尿，如果有人看他一眼，他就會大聲咆哮。

「看三小！沒看過大鵬嗎？」

不會吧！mama！原住民有人演《神鵬俠侶》的嗎？

有一次我去找他聊天，他說不要講那麼多《聖經》的道理，趕快去買一些3+6解脫他，我伸出

手指加了一下，原來是叫我去買9（酒），我跟他說，你嘛幫幫忙，難道不知道我是雜貨店的拒絕往來戶嗎？說到這個部落黑店也真是，我只是欠個幾百塊就不給我再賒，真是沒有人情味的部落。這個長輩的態度真是消極。

沒有喝酒的mama表情很沮喪，他說人老了沒有用乾脆死掉算了，我不知道怎麼安慰他，看他的表情不像平常開玩笑，我馬上跟yata（嬸嬸）講要把農藥放高一點讓他拿不到，yata竟然說，看mama這樣她也不想活了。

我看著兩個老人的表情很積極，開始有一點擔心他們堅貞的愛情，當下決定把他們家農藥都帶走，我終於可以理解，為什麼那麼多山地人平常沒事就把農藥當做可樂喝了。

我在他家找了半天，才發現這兩個老人家，家裡根本連農藥都沒有，原來是我太多心了，經過他們的菜園，才知道原來他們做一個經濟學的實驗，試看看有沒有錢買農藥跟肥料的菜，到底能長到多醜。

我看見我自己。

我有一個很好的mukan（漢人）朋友，國立大學畢業在高中當老師，我大部分的朋友都只有國小畢業，好一點的也有高中肄業，我還記得這個mukan老師第一次來部落，帶著一群童子軍來溪邊露營，我剛好跟我的孩子在游泳，他突然走過來想請我幫忙，我一臉自傲地回絕了他。

「sulai啦，什麼溯溪、動植物辨識、野外探索的嚮導，蛇跟虎頭蜂那麼多，想給他腫起來喔。」



我看著他的眼神表現得很誠懇，雖然我的學問沒有他好，這些漢人是不是好人我一目了然，一個下午他的童子軍和我的孩子一起玩遊戲玩得很開心，我鋼鐵的心頓時融化了，最後答應了他。

接下來兩天，我推掉了我重要的公務行程（公路局的砍草工作），一起跟這群都市來的高中生在山裡面趴趴走，帶著槍在夜晚的寂靜獵徑上行走，這些沒有看過螢火蟲的孩子，竟然都很尊敬我還一直叫我老師，還有高中女生拉著我一起拍照，原來當老師這麼爽，早知道就去當老師了。

最後一晚，我跟這群年輕人一起跳營火舞，一起烤肉睡帳篷，躺在溪邊看星星，原來沒有喝酒的部落，看起來這麼美麗安靜，為什麼平常就沒有感覺到呢？

「雅衛，謝謝你，在山上生活兩天我都覺得自己是泰雅族人了，我想取一個泰雅族的名字，第一天你對我說那個什麼賴的，聽起來很不錯，那個sulai是什麼意思？」

我支支吾吾半天，低著頭小聲心虛地說。

「sulai是飛鼠的意思。」

「不對啊，你之前不是說飛鼠是yabi嗎？」

「啊，喔，那個，是另外一種肛門比較大的飛鼠。」

「喔。」

其實sulai在泰雅族語裡是肛門的意思，他還一直興奮問我怎麼區分飛鼠的肛門，我開始被問得有一點緊張，還是假裝鎮定地指著山上說：「大致上飛鼠有兩種yabi跟sulai，sulai是大肛門的飛鼠，燒

烤起來比較好吃。」

看他認真的表情，真是被他嚇出一身冷汗，原來大學畢業的那麼容易騙。

我，現在開始想他們了，在高中教書的他，不知道會不會帶那群童軍的學生來看我，因為我現在躺在冰櫃裡面，手指很硬沒有辦法打電話給他，最讓我掛心的還是我三個小孩，想跟他們說說話，可是我的嘴唇被霜給封印住了，我只是想跟他們說：「laki mu, Musa ku yabawutux sa la, gakai ta, lokah lahan yaya simu ge, yaba ˋ」（我的孩子們，我將去天國，好好照顧你們的媽媽，爸爸真的真的很愛你們。）

【後記】

寫給二〇〇七年夏天，一場意外離開部落、家人、朋友，獨自走向hongu-utux（彩虹橋）的雅衛；泰雅族相信真正的人，是善良、勇敢、守護家人、對朋友守信，才可以走向彩虹橋到達祖靈之地。



幽默自然的原民語彙

◎ 劉克襄

這是一篇追念族人，描述其生平某些重要片斷的回憶文章。文本嘗試著以貧窮生活，做為其一生的詮釋基礎。但一開始毫無感傷，反而以輕鬆、詼諧的筆法展開。

原住民慣有的幽默生活語言，從文章起頭即不時精采地跳出，跟著事物的巧妙譬喻，逐句呼應著他所遭遇的生活事件，直至文末。非漢人式的達觀思維，對現代功利社會的天真想法，以及對祖先悲慘歷史的認知，都能從活潑的美善角度包容，有別於我們慣常讀到的悲情。

文中幾則小故事的逐一鋪陳，諸如帶家人去溪邊玩水，叔叔截腿後的自暴自棄，以及最後帶學生做野外自然觀察，這幾幅生活的感傷拼圖，皆能點繪出其生活的艱難。原住民樂天知命的個性，還有小人物無奈而辛酸活著，那卑微的意義，在自我調侃的行文中，也生動地詮釋了。